

这是圣光，它的光芒不仅照亮大地，也照亮了天庭。
它的光连接了大地和天空，使天地浑然一体。

预示着不凡的人生际遇，以及旷世绝美的爱情即将垂临。

宋安娜◎著 Sheng Guang

圣光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宋安娜◎著
sheng guang

圣光

这是圣光,它的光芒不仅照亮大地,也照亮了天庭。

它的光连接了大地和天空,使天地浑然一体。

预示着不凡的人生际遇,以及旷世绝美的爱情即将垂临。

新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光 / 宋安娜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8.7

ISBN 978-7-80228-768-6

I. 圣… II. 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04644 号

圣 光

作 者: 宋安娜

策划编辑: 妖霏

责任编辑: 连慧

装帧设计: 80 零·小贾

内文制作: 韩东坡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 编 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 行 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市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3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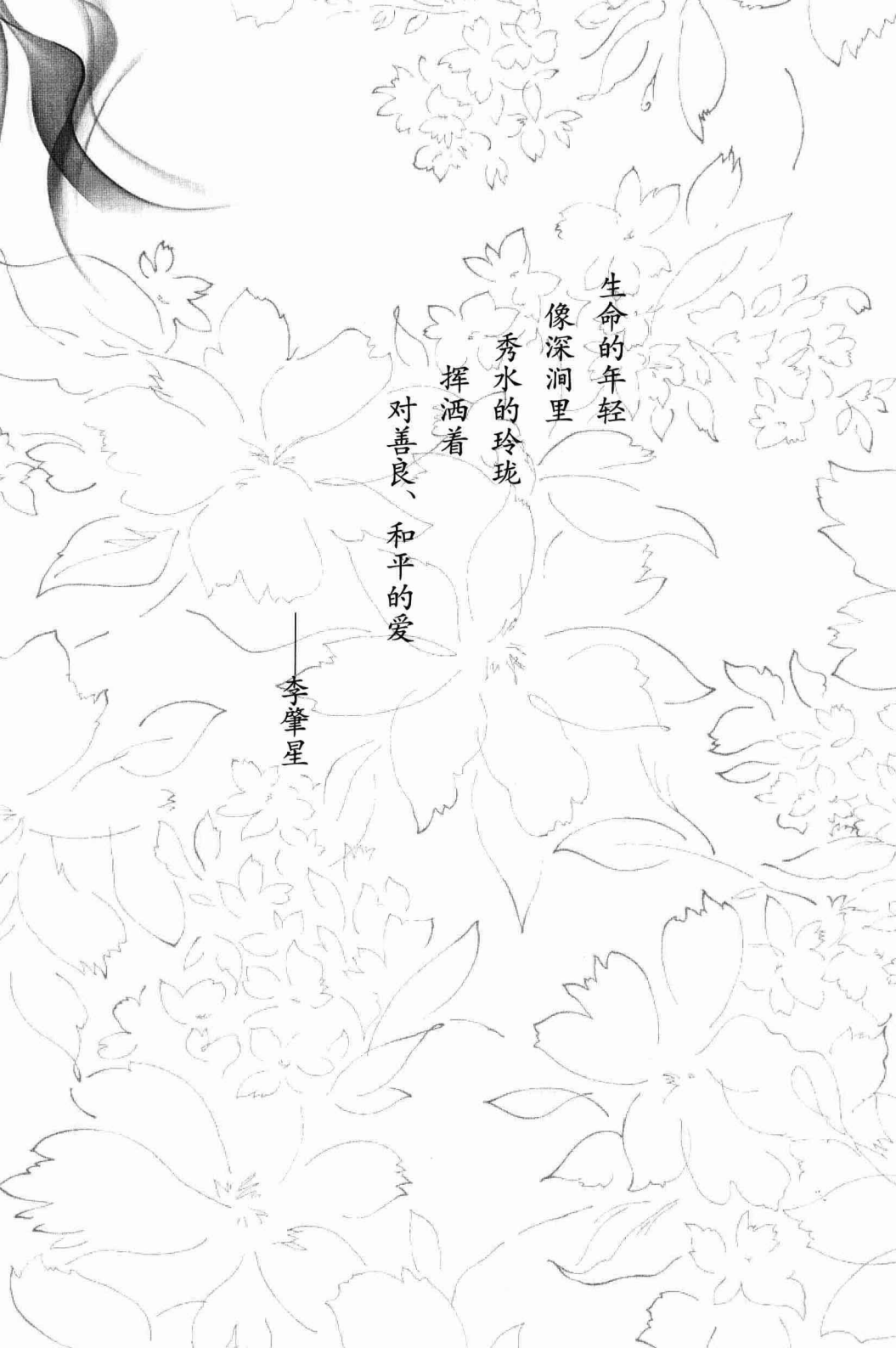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768-6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生命的年轻
像深涧里

秀水的玲珑

挥洒着

对善良、
和平的爱

——李肇星

目 录

CONTENTS

他们向它欢呼：“圣光！圣光！” / 1
本城第一舞台 / 2
正式分居第一天 / 6
心被重重地撞了一下 / 11
嫁给了“倚马可待” / 18
从来没有这样魂不守舍过 / 24
“今天，我要尽兴。” / 27
重要的是你被击中了 / 31
地下组织部长 / 40
那是怎样一种散淡而令人愉悦的长谈啊 / 46
心脏狂跳的感觉，很好 / 51
你看着我的眼睛 / 54
爱情在哪里？是从未有过，还是无意中丢失了？ / 58
人之初的馨香 / 63
总是做着这个同样的梦 / 68

一声声都有你的名字在荡漾 / 72

 仿佛相吻了一千年 / 78

 没想到会这样美好 / 82

 他们描述的竟一模一样 / 89

 新闻界可出了大事啦 / 92

 吻痕清晰地拓印在宣纸上 / 96

 我只能给你一分钟 / 101

 战争如此迫在眉睫 / 105

 看见一枚“战斧”式巡航导弹 / 110

 一边是生命之爱，一边是婚姻 / 114

 心弦已经拉得太紧太紧，再一用力就要断裂 / 121

 男人的智慧原来也可以对女人产生吸引 / 124

 报社内的气氛异样起来 / 131

 尽量回避面对面单独相处 / 135

 身后似乎跟随着一个幽灵 / 140

 任由泪水尽情奔淌 / 145

 遵守着分居协议书 / 149

 无意识保持并依赖着的，原来如此珍贵 / 154

 只在有所依傍时，才是真正的女人 / 160

 已经丢失的东西，还怕再丢失一回吗？ / 165

 精神和肉体都赤裸相对 / 170

双重背叛之后 / 177
当视野开阔起来时，肉体也获得释放的快感 / 182
人群犹如海浪，一波波翻涌 / 185
那是一种肉体的呼应，像灼电一般 / 189
“好哇！好哇！” / 193
拯救人的恰恰是人的生命本身 / 198
一场虚惊 / 202
在一起真正地生活，哪怕只有二十四小时 / 208
最难以克服的情绪是恐怖 / 213
向天庭之路伸出双臂 / 221
后记 / 228

他们向它欢呼：“圣光！圣光！”

“这是圣光，在法国北部，我看见过这种光。”我们从巴黎市区驱车去爱丽舍宫，是上午十点钟光景，刚下过雨，路面上汪了水，空气湿润，天色正渐渐亮起来。太阳就要出来了，但还看不到它，天空中的彤云还未散去，也不知道太阳会从哪一片乌云后面露出它的脸。汽车在原野上奔驰，又走出了10来分钟。我们的眼前突然大亮，太阳就在我们的头顶撕开云层，它的光芒立刻照亮了大地。我见过雨后的彩虹，见过雨后阳光从云层射下来，都很美。但它不是，它的光芒不仅射下来，而且射上去，不仅照亮大地，也照亮了天庭。它的光连接了大地和天空，使天地浑然一体。我们下车，站立在大地上，犹如站立于天庭上。它太美了，美得那么辉煌，是的，辉煌！同行的法国朋友称这种光为‘圣光’，他们向它欢呼：‘圣光！圣光！’”

本城第一舞台

宁虹影心不在焉地在她的座位上坐下来。这时候她还不知道，这一晚对于她的一生来说，将有多么重要。

幕布还没有拉开，这是本城最美丽端庄的幕布了。通天彻地的绛紫，中腰以下有金黄色的花饰，底边用金黄的流苏镶嵌。宁虹影非常喜欢这绛紫与金黄的搭配，富丽堂皇中又不失典雅庄重。只有这样的幕布在闭合的时候，才给人一种期待中的崇高感，一旦幕布拉开，即拉开了本城最高雅的生活内容：所有古典戏剧和交响音乐会都在这里首先露演，所有重大的事件也都在这里拉开它的序幕。

这里是本城的第一舞台，不管是艺术的，还是政治的。

但宁虹影还是心不在焉的，她对这些“第一”和“重大”已经麻木了。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，也不再

是那个刚从新闻系毕业、两只耳朵旁各垂一条“羊尾巴”小辫的小丫头，十年的采访生涯，把她锤炼成一个经验丰富的文艺记者，也把她培养成了一个报纸的专栏作家。在新城日报上，她有一个戏剧评论专栏叫“虹影评戏”，她犀利的笔锋常使本城最有资历的票友拍案叫绝，也让那些过往的剧团慕名拜访，似乎没有她的意见，演出的水平就不能一锤定音。

于是宁虹影在这家剧场便有了自己的座位，在惯例的记者席里，第六排最中间的一个，这样就不会在演出中间受干扰，而记者们又是最坐不住的一群，有的一晚上要报道好几场演出，有时候舞台上的锣鼓点还赶不上他们起起坐坐的椅子的噼啪声。宁虹影不用，她介乎于记者和专栏作家之间，每有要紧的演出，夜班编辑都会给她在第二版上留一个“天窗”。演出大约在当晚9点半结束，她的剧评11点以前准会来到值班编委的办公桌上，决误不了后边电脑排稿和组版的程序。记者席又紧挨着领导席，宁虹影便要时常面对市长和市委书记们的后脑勺，市长和市委书记们个个都是新城日报的忠实读者，其中又属康书记好戏，宁虹影的剧评他篇篇都读，每次看戏，先不看舞台上有谁没谁，先要看看宁虹影来了没有，演出中间也常常回过头来与她讨论，梅派张派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。这倒让《新城日报》的总编很紧张，每有重要演出，打听得康书记会出席，就必定督促着宁虹影前往。

但宁虹影已经厌倦了这些演出。

对于一般人来说，看一场文艺演出是精神享受；而对于一个文艺记者来说，看演出则变成了精神负担。当宁虹影坐到剧场她的座位上时，她与全场人的心态都不同，她不是去欣赏，而仅仅是看，看演出什么剧目，看哪些演员出场，看哪些应该在消息里提到的人物到场，以免新闻稿上出现纰漏。后来她开始写剧评。这仍不是欣赏，而是任务，一篇必须完成的文章，一个必须填补上的“天窗”。为了这，她不得不看得比别人认真。

但她还是不能全身心地投入。她与那些迷戏迷得五迷三道的票友们交流过感受，多年写剧评，她有这样一批朋友。她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像他们那样投入，那样对所喜爱的角儿们的一颦一笑、一个水袖乃至一个“卧鱼”津津乐道。她一个角儿也不喜爱，尽管他们对她都很友好，有的甚至有意讨好她，她也对他们的功力、特长了如指掌，但她仍然不会喜爱或崇拜他们。她心里仿佛有一把尺，一把艺术表演之尺，她用它衡量他们，使用起它来就像使用她拼版的字尺那样一丝不苟。于是她的剧评就多了几分冷静和公允，这反倒叫他们尊敬，因此也就交了许多名角儿朋友。新城日报凡重大节日要搞联欢，请演员，叫名角儿，哪一次没有宁虹影也不成。

她有一个各行各当演员的联络图，一个专门记录演艺界朋友通讯地址的小本本，任何演员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

她都能找得着，呼得应。报社新闻部的文书马小燕看过她的小本本，没人的时候跟她咬着耳朵说，虹姐，你整个一个演艺界的大姐大呀！你还当记者干什么？当穴头，有个三场两场演出下来，你可就发啦！宁虹影微微一笑，没有搭腔。她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，该干什么。

正式分居第一天

宁虹影的记者生涯正是在这家剧场开始的。

十几年前她刚刚走进新城日报，在校对组跟着老校对们上了报纸最基础的一课：读文稿小样。把逗号读作“点”，句号读作“圈”，一个月点、圈、另行下来，她懂得了报纸工作的严谨性。之后她被分配到新闻部做见习记者，头天到新闻部报了到，第二天就被主任派去采访国庆联欢晚会。这是个重要的任务，除了晚会现场需要报道，还得将工农财政各口的欢庆信息综合进一条消息稿里。因为她是见习，就特意给她配了位老师——王大均，一个已经从业6年的老记者。

其实王大均并不老，他们是校友，只不过他高她六届，就有了六年采访经验。看见她忐忑不安的样子，王大均眉开眼笑。

“走吧，小师妹。人说万事开头难，我让你来个开头易。”

王大均带她来到资料室，请资料员韩其祥取出六年来国庆节那天的报纸。王大均跟韩其祥挺熟，轻描淡写地给韩其祥介绍，这是新来的小宁，先实习一年，跟着我呢。

韩其祥连忙搬梯子登高，爬上爬下好几次，才把报纸找齐。他摘下自己的套袖，掸去报纸上的灰尘，才把它们递给宁虹影，然后轻轻关上阅览室的门，退了出去。

王大均把报纸翻得呼啦啦响。

“看看，看看，都差不多，这是个套子活儿，就像穿一件旧外套那么简单，你只要照猫画虎就行啦。”

她一份份翻看，果然一版头条位置上都有那么一条本城群众欢度国庆节的综合消息，内容也很雷同，连标题的处理和字号都大同小异。

于是，那个晚上，当她和王大均一起走进这家剧场的时候，她的手里已经捏着一份拟好的消息稿了，他们只需对一下当晚出席的领导名单就行了。

但是，综合各口的信息内容却让她犯了难。

晚会结束，她和王大均回到报社，刚进新闻部的办公室，传真机就吱吱地叫起来，分派到各个单位的记者把他们采访到的信息纷纷传了回来。

传真纸一片片堆积在她的写字台上。她无从下手。

王大均说：“甭急，小师妹，先垫垫肚子。”

他沏了两杯咖啡，从书兜里掏出四只面包。

“你吃一个，我吃三个。”他说。

她心里发愁，哪里吃得下去。

王大均大大咧咧，继续自说自话。

“我吃得多吃得多，你吃得少，这些归我，那些归你。”

他伸出一条胳膊，把写字台上的传真稿划拉成两堆，再一撷，那大堆的就抱在自己怀里了。他一手抱着传真稿，另一只手端咖啡，腋窝下边夹着面包，一转身，便一屁股坐到自己的写字台前。

不一会儿，王大均嘴里嚼着最后一个面包，拎着他写完的稿子转过来。

她正守着那一小堆儿传真稿掉眼泪呢。

结果，是王大均独立完成了稿件所有的综合部分，过后，又带她到报社对门小饭馆吃了一顿夜宵。

第二年，这个满口叫她“小师妹”的王大均改了口。他成了她的丈夫。

直到十年以后，她才不得不面对现实，这个现实就是她与王大均的生活过得一团糟。

十年的时间真的就这样严酷，真的就能这样毫不留情地改变一个人吗？

宁虹影把当晚演出的消息交给夜班编辑，消息里演出剧目变成了四个，没提意外，然后在午夜时分回到家里。

一打开家门，她就被滚滚而来的浓烟呛得直咳嗽。空气几乎凝固，接近凝固的空气已经改变了它无色透明的属性。宁虹影眼前灰蒙蒙的一团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她跌跌撞撞地摸向客厅的窗户，摸向厨房和卫生间的窗户，一通噼噼啪啪大敞大晾，再走到客厅里来，才在一团蓝莹莹的雾霭里看见了王大均。

王大均盘腿坐在客厅的地毯上，脚边摆一只烟缸，里边的烟蒂满满地堆积着，犹如一个小山包，一副扑克牌摊开在他面前。

王大均气极败坏地说：“今天晚上怪了，连连犯小人，就没顺过！黑桃J，又是那个韩其祥。”

许多年了，王大均迷上了玩扑克牌算命的游戏，仿佛他的一切失意都能从这副纸牌上找回来，一切期盼也都能通过这副纸牌得到实现似的。每天晚上，他都执著地玩着这个游戏，将自己的喜怒哀乐维系在纸牌上。牌顺了，他眉飞色舞；牌不顺，他唉声叹气，一句话不合就摔桌子砸板凳。整个晚上他只做两件事，那就是飞快地洗牌并且拼命地抽烟，客厅里常常烟雾弥漫。

为此，宁虹影毫不犹豫地把女儿妮妮送进寄宿小学。而她自己，反正每晚几乎都得在剧场里消磨。

宁虹影说：“我们不是讲好了么？你不能再把客厅弄成这样！”

王大均冷笑道：“我倒忘了，今天是分居第一天，我有义务维护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。嘿嘿。”

今天确实是他们分居的第一天，正式分居的第一天，宁虹影不会忘记。